

# 消费社会与 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

向荣◎著 | 1990后的中国小说批评

文化阐释：文学批评在消费时代的话语方式

背景与空间：20世纪后中国文学的文化语境

转型与变化：消费文化语境与当代小说

天鹅之死：先锋小说的终结与蜕变

日常化叙事：消费时代分享型感官的文学神话

小说的中产趣味：想象的中产阶层与文学的中产化

自我镜像：女性主义文学的“身体写作”与文化想象

建构“她们”的声音：女性小说的拓展及其叙事变化

消费时代的自由诗学：王小波小说及其意义

地方性知识：乡土文学抵抗“去地域化”的叙事策略

蜀道难行：消费时代与四川小说的可能性

告别伊甸园：消费时代的爱情乌托邦

诗性正义：文学在消费时代重建社会关系的日常价值

文学的边缘化与叙事的多维空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1990 后的中国小说批评 / 向荣著.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 1

ISBN 978-7-220-09034-9

I. ①消… II. ①向…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2462 号

XIAOFEI SHEHUI YU DANGDAI XIAOSHUO DE WENHUA BIANZOU

## 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

1990 后的中国小说批评

向 荣 著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章 涛 石 龙  
杨 潮  
何秀兰  
王 俊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mailto: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457 86259453  
(028) 86259457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3.25

字 数

340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9034-9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453

# 序 言

□陶东风

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进入了消费时代，这好像已经成为大家的一个共识。消费时代的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消费文化及其体现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学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改变是全方位的，对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作为文学批评范式之一的文化批评的出现和消费主义就有直接的关联。正如本书作者所言，在消费主义影响下，不仅我们的世俗化日常生活经验（服饰、饮食、居住、旅游和娱乐等等），甚至我们反世俗的超越性理想和信念，都悖论式地被纳入到消费主义的商业和文化逻辑之中。“在此文化语境下，文学自身的生产与消费方式，文学与社会传统的结构关系，以致文学的情调和风格也必然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当生活变得日益市场化，大街上充斥着愈来愈多的被消费欲望驱赶着的人群时，这一切不可能不对一个时期的文学风尚和艺术精神以及作家的文学观念发生影响，文学的生存根基不可能不发生转移和变化，而且，文学最重大的变化，不再是单纯的文学观念和叙事技巧的变化，而是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文学的美学要素、文学的基本功能的根本性变化。文学的生产主体不再是单纯的作家，市场和读者也部分地参与了文学的生产。结果便是，文学的一些经典要素渐渐萎缩，一些传统要素逐渐蜕变，同时另一些新的要素开始滋生，这一切预告着文学流变中一种新的生机和新

的可能性时代的到来。”

向荣先生的这本书就是对消费主义与文学（主要是小说）的文化和审美关联性的一个考察，这种考察所借助的方法则是文化批评，它不仅从文化和审美关联性的角度在宏观层面辨析了消费文化霸权对当今中国的文学—文化地图和权力结构的改写，而且在微观层面分析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小说文本中或隐或显地呈现的踪迹。

本书的三个明显特点（也是优点）是：

首先，理论意识强。本书理论意识很强，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是非常自觉的。其扎实的理论储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超越了一般的批评，成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尝试。本书通过系统论述文学的文化性、文学的文化转向等，阐明了建构文化批评的合法性，关注了文学与历史语境、社会文化之间的文本间性。

其次，批判的自觉。全书贯彻了对消费主义的批判精神，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批判自觉也体现为作者意识到：对消费主义的批判本身也可能被消费化。“当欲望、身体和金钱这些东西经由市场的消费逻辑堂皇登场，成为日常生活最关键的主题词，成为一个时代日益明确的生活目标时，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和理想主义的终极关怀不免就有些矫情主义的意味，往往会成为文化精英不甘溃败、企图重返话语中心的一种修辞策略。”在作者看来，90年代的文化精英在祭其“精神”、“理想”、“终极”等大旗，激烈批判消费时代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时，事实上也“实用主义地利用了精神的价值。理想、自由、心灵和情感这一类价值范畴，现在并不完全是源于个体生命的内在体验和追求，它们已成为被放逐出世袭领地的文化诸侯东山再起的精神大旗”。作者对这个令人沮丧的“文化悖论”的观察是深刻的。这种消费化的消费主义批判在今天并不少见。这不但没有使得作者放弃自己的批判立场，相反恰好使得作者的批判更加自觉地告别了抽象、廉价、空洞乃至不乏炒作之嫌的道德主义视角，“回到辩证理性的思维中，从历史之中重新思考现时代文学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命运。”借助这种辩证理性思维，作者这本书使得我们更为清醒深刻地意识到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情境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展

开它的实践，展现其由历史规定的价值和意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本书作为对当下中国消费主义与文学关系系统探讨，具有明确的中国意识，关注到了中国消费主义的中国特色。比如作者写道：“深刻辨析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兴盛壮大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90年代民间社会关于脱贫致富的世俗愿望与国家权力关于强国富民的政策导向是不谋而合的，换句话说，90年代的中国政治直接参与和推动了社会的世俗化进程。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不仅合理合法，而且受到国家货币政策的积极鼓励，贷款购房、贷款购车等政策性措施，都强有力地刺激了全社会的消费欲望，为消费主义的流行创造了合法的政治空间。”这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特别是在中国，消费主义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选择，也不是抽象的人性本性的大暴露，实际上它和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建构关系。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就可以对当下中国的消费主义文化及其与文学的关系有更深入的洞察，比如它和大众政治冷漠的关系，它如何巧妙地通过虚假的文化繁荣掩盖了公共领域的萎缩和畸变。稍感遗憾的是，作者意识到了消费主义的中国特色，但是在具体的分析中这种中国意识却没有得到很全面的贯彻。

导 论 文化阐释：文学批评在消费时代的话语方式

消费时代文学批评的双重转向

消费时代的社会表征：日常生活的文化性

文学的文化性：建构文化批评的合法性

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及其意义

第 1 章 背景与空间：1990 后中国文学的文化语境

消费文化：全球化时代的主导文化

消费文化：1990 后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

语境背后：前尘往事成追忆

第 2 章 转型与变化：消费文化语境与当代小说

一分为三：文化形态的分化及其特征

多元共存：文学形态的分化与作家群落的分层

皈依世俗：回到日常经验与个人化写作

都市情怀：叙事空间的转移与物质话语的膨胀

僭越与改写：大众传媒对文学的深度影响

货币幽灵：文学生产和流通的商业化倾向



### 第 3 章 天鹅之死：先锋小说的终结与蜕变

反抗与自由：先锋小说的文学精神

叙事冒险：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先锋小说

消解意义：走向寂灭的语言游戏

集体大逃亡：1990 后先锋小说的终结

先锋小说终结之谜

### 第 4 章 日常化叙事：消费时代分享世俗盛宴的文学神话

日常化叙事的缘起和演变

日常生活：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

“日常生活神话”生成的文化语境

超越日常生活的叙事陷阱

### 第 5 章 小说的中产趣味：想象的中产阶层与文学的中产化

文学的焦虑及其对中产阶层的文化想象

文学的中产阶层形象及其审美特征

“优雅”的中产趣味和历史反思

文学中产化的叙事症候及其伦理底线

### 第 6 章 自我镜像：女性主义文学的“身体写作”与文化想象

男人：“她有一个身体”

女人：“我有一个身体”

退场的父亲与镜前的自慰

创伤记忆与困在身体中的词语

梦境中的身体隐秘

活在身体中

意义与陷阱

## 第 7 章 建构“她们”的声音：女性小说的拓展及其叙事变化

集体型之一：病态的花在浴缸里开放

集体型之二：美丽而危险的南方女人

作者型之一：嬉戏诸神的“女顽主”

作者型之二：不谈爱情谈什么

作者型之三：两性世界迷津的探险家

作者型之四：女人服装中潜伏的符号秘密

个人型：逃出阁楼的饥饿女儿

## 第 8 章 消费时代的自由诗学：王小波小说及其意义

自由诗学：知识分子的叙事话语

阉割阴影：智慧的遭遇

性话语意义：肉身的文化反抗

坚守文学精神，抵制消费主义奴役

## 第 9 章 地方性知识：乡土文学抵抗“去域化”的叙事策略

全球化消费时代的地方性知识

前消费时代乡土文学的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抵抗遗忘的乡土叙事

## 第 10 章 超越盆地：消费时代与四川小说的可能性

小说的文化价值及其地域意义

四川小说家群体的结构分析

丰饶中的贫困：四川小说的一种状态

小说症候的文化与美学辨析

消费文化与地方经验中的小说实践



## 第 11 章 告别伊甸园：消费时代的爱情乌托邦

消费时代爱情故事的讲述方式

象征之“门”与爱的可能性

消费时代的爱情症候

道德救赎的虚妄与悖谬

## 第 12 章 诗性正义：文学在消费时代重建社会关系的首要价值

正义原则与诗性正义

从诗性正义出发，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诗性正义的知识谱系及其叙事方式

结 语 文学的边缘化与叙事的多维空间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 导 论

### 文化阐释：文学批评在消费时代的话语方式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一路高歌猛进，推动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转型发展。与此同时，在这个持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消费文化逐渐流行、消费社会的渐进兴起也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经验事实。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就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展开其历史实践的，而消费文化对于当代文学的冲击和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随着消费文化的强势崛起和深广流行，当代文学与小说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文学观念与美学趣味也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消费主义的文化烙印，文学与消费主义文化在挪用与抗拒的纠缠中建构起一种相当暧昧的审美关系，从而赋予中国小说一些新的审美元素和时代意识，推动了中国小说的类型化发展和新型美学范式的出现。因此，将“消费文化”纳入文学研究与批评视域，运用文化批评的分析模式，历史地研究消费文化与文学实践之间深刻的审美关联性，考察二者之间微妙复杂的“互文性”，观察其间的妥协与认同、挪用与变异、吸纳与反抗的矛盾关系，并在文学文本中发现和辨析消费文化的历史踪迹，对于有效地阐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和小说的历史变化，无疑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

本书要讨论和分析的主要内容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消费主义文化与当代小说的审美及文化关联性。其研究视域基本锁定在消费文化语境与当代小说发展流变的论域之内，运用文化批评的分析范式，从文化关联性这个



特殊范畴进入中国当代小说的核心地带，在宏观层面分析消费文化霸权支配的文化权力结构如何影响和造成文学的边缘化历史境遇；在微观层面分析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小说文本中或隐或显地“嵌入”其中的历史和文化踪迹；探索和描述当代小说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意味深长的审美和文化变化，展开关于先锋小说终结、女性主义小说崛起、日常化叙事的流行、中产阶层文化与小说的中产化写作、消费文化与身体写作的审美关联性、消费主义语境中的爱情想象、全球化与乡土文学的地方性知识等文学现象和审美风格的多维度多层面的研究，在全书的最后一章将陈述诗性正义是消费社会文学重建社会关系的首要价值的核心命题。通过这样的分析研究，本书想表达一个基本的主题思想：中国文学自 20 世纪 90 年代逐渐进入消费时代以来，文学在被消费文化霸权支配的文化结构中渐行渐远、日益边缘化，文学的生产和传播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发展困境，文学与小说的社会影响力也在渐次式微。但另一方面，文学与小说也在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中历史地获得了自由生长和自主发展的多维空间，文学以其更大的可能性在边缘地带展开了当代文学不同以往的社会实践，在消费文化与市场机制的催化之下，文学与小说的类型化写作也开始浮出地表，文学的阅读和消费市场也出现了细分市场。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在消费社会中将成为小众文学）、主旋律文学和大众文学之外，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中间状态的文学（即既有纯文学的基本审美品质，又有大众文学的叙事元素，其美学风格与审美趣味游离在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是纯文学与市场化进程相互博弈的文学结果），余华争议纷纭的长篇小说《兄弟》。麦家的《风声》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种“中间文学”的读者群体，主要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中产阶层人士。凡此种种，都表征着消费社会与当代文学之间意味深长的历史辩证法，其间文化逻辑与历史内涵也都是社会转型的文化表征。文学批评深入其中去分析阐释，可以说责无旁贷。但在展开分析研究之前，我们首先要将批评的武器——文学的文化批评范式本身，从知识形态上做一番认真的考量和比较。

## 消费时代文学批评的双重转向

20世纪最后的20多年，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以全球化的爆棚之势在欧美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学术界广为流传、蔚然成风，对此，以哈罗德·布鲁姆和希利斯·米勒为代表的耶鲁学派是不以为然的。希利斯·米勒不失温和地诘问：“你尽可以把亨利·詹姆斯的生活、他的性格、他的阶级和种族、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了解得巨细无遗，但是这些铁定的事实既不会说明《鸽翼》中的那些怪异，也不能解除你对于这部小说的阅读责任。”<sup>①</sup>他认为包括文化研究和妇女研究在内的文学研究思潮是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一种倒退；而哈罗德·布鲁姆就不怎么客气了，他把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打入所谓“憎恨学派”的另册，指责它们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是伪马克思主义与法国时髦东西组成的奇观。<sup>②</sup>

尽管如此，两位大师又多少有些无奈地指陈了“文化转向”的经验事实。米勒的描述是比较客观的：

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转移，由文学的“内在研究”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外在的”关系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学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换言之，这种转移从对“阅读”的兴趣，即集中研究语言及其本质与能力，转向各种各样的阐释性的解说形式上去，其关注的中心在于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等诸如此类常常被认为属于语言之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sup>③</sup>

米勒不仅描述了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他还把这种转向指认为20世纪

① 希利斯·米勒：《永远的修辞性阅读》，《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4年，第307页。

② 参见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

③ 希利斯·米勒：《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重申解构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16页。



末期文学研究的重大特征。

事实上，上述所谓文学的“外在研究”，已经包含着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双重转向”，即“从文本转向语境，从语言转向文化”。乔纳森·卡勒从解释学角度，揭示了这一转向的根本意义：他说“可以把理论话语引起的关于文学解释的主要变迁理解为语境的扩大，或者叫语境的再描述的结果”。他还以爱德华·赛义德的文化批评为例，指出赛义德是把简·奥斯汀小说放在一个小说并不包括的背景中去解读的，从而发现了小说的另一种深度意义：“大英帝国对殖民地的剥夺，用由此得来的财富支撑其本土表面一派端庄得体的生活的背景。”<sup>①</sup>

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这种历史性转向多少有些反讽的意味——自俄国形式主义以降，在形形色色的批评理论、尤其是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闹腾了很多年后，人们好像终于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文本就在语境之中，没有离开语境而自在的文本（文本不是自在之物）；与此相应，语言也在文化之中，也没有脱离文化而自在的语言（语言也不是自在之物）。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来我国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也发生了大致相同的“文化转向”，只是时间晚些而已。与此同时，与欧美的情形颇为相似，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在我国的文化论界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那么，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发生双重转向的社会原因是什么？而文学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它的现实的合法性又在哪里呢？

我认为，文学批评的双重转向，无疑是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一种时代表征。要从发生学意义上准确地捕捉双重转向的历史因素，就得回到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语境中去。

## 消费时代的社会表征：日常生活的文化性

在前消费时代，社会生产在公共领域内是绝对的中心，而以匮乏性消费

为主体的日常生活只不过是个体的私人生活，也就是被嵌固在社会边缘的一种日常生活。那时，人们汲汲营生，日出之时潮涌般地赶往各个生产场域，日落后回到家中又按照节俭的传统伦理原则，量入为出地过着庸常的日常生活。但在消费时代，节俭的伦理原则被跨国资本和市场体制彻底颠覆，消费本身倒成了最高的伦理原则。“我消费故我在”——不消费就意味着你是消费时代的缺席者和局外人，也就是一个失败者。这也是消费主义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消费文化最主流的意识形态。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这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跨国资本通过大众传媒在全球范围内征用和改写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将“日常生活”改造成为资本和商品的世界市场，拆除了“日常生活”与“市场体系”的所有边界，在提高生活质量和开放社会的名义下，把“日常生活”转变成消费工业的殖民地；他们还黑除了日常生活的私有性，使日常生活异化成一个经验和话语中的公共空间。为此，“日常生活的文化化”便成为资本改写和征用“日常生活”最有效的修辞策略和运作方式。一方面，跨国资本和文化工业用一种听上去漂亮、看起来美丽、用起来快乐的“消费文化”，不知不觉地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洗脑，使“消费文化”最终成为最主流的“大众文化”，从而使“我消费故我在”成为人人在“日常生活”中抱守的最高信条和伦理法则，成为人们最典型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们还要最大限度地扩张市场巨大的消化功能，把世上万物尽可能地纳入全球化的消费体系。物质产品不用说了，文化事物也被当作文化产品来流通和消费，即使是精神性事物，也会尽可能地将其开发利用，转换成可供消费与交换的文化用品或文化服务。为达成这一目的，资本与传媒合谋在文化事物和精神性事物中实施“去神圣化”工程，解构文化事物成长和接受的积累机制，铲除了文化的知识等级和传统门槛，把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烩成一锅，把包括文学在内的经典作品经过编码后“集约化”或“符号化”，使“经典”演变成关于“经典”的符号，演变成人所共知却无人真正解读的装饰物，演变成一种时尚的文化消费。理查德·沃林在《文化批评的观念》一书中直截了当地指出：“绝对地抹去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的区分远不是一种无可挑剔的进步；因为它隐藏着对生活实践领域的艺术给予虚假扬弃的某个

前景，艺术于是将从各个方面混同于日常生活的现象领域。……在这里，主要的危险是艺术和生活之间的批判张力的松懈，那种张力是现代主义美学的关键所在。结果将产生这样一种危险：一旦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线被模糊了起来，那么艺术的批判潜力就要走向衰微，并且艺术本身将蜕变成某种证明工具，即，晚期资本主义‘幸福意识’的无批判的镜像。”<sup>①</sup>

如此一来，我们的日常生活自然就洋溢着浓厚的消费主义的文化意味。而当一个时代的消费文化武装到日常生活的牙齿时，文学无论是作为批判的文学、抑或是反映的文学，自然也会浸透着各种耐人寻味的文化意味，换句话说，在消费时代，文学与文化已经抱成一团耳鬓厮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都离不开谁。中国社会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降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化现象，以及与之同构对应的文学写作中的日常化趋势，作为一个经验事实，就是最深刻有效的历史证词与时代表征。而以阐释文学现象为己任的文学研究与批评，自然也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当此之时，文学研究与批评作些知识形态学意义上的有效转型，也是文学批评与时俱进的重要品质。

文化批评因此成为一种新的批评理念和批评方法。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批评对于文学实践的理解与阐释，是将其还原到生产文学文本的历史条件中去，并对这些历史条件加以描述，分析和阐释两者之间互动的文化关系。

### 文学的文化性：建构文化批评的合法性

文学的文化性从知识社会学意义上说，无非是个常识。文学的文化性和审美性都是文学与生俱来且与时俱进的历史属性。只是由于文学的审美性更充分更有效地体现了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特殊性和规定性，审美性因而极大地获得了文学史的青睞和社会的公共关注，而文学的文化性却因其暧昧的身份常常被文学批评忽略乃至遮蔽。这种情形在 20 世纪上半叶形式主义批评

理论独占鳌头时达到了顶峰状态。可是文学的文化性并不会因此就从文本中销声匿迹了，文化性依然在文学中坚挺着，只不过它是以沉默和匿名的方式在坚挺而已。

文化性在文学文本中的存在方式，一言以蔽之，可以表述为“文学产生的文化存在和文学中的文化存在”。这句话包含两个基本的维度，一是“文学产生的文化存在”，亦即文学文本产生时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二是“文学中的文化存在”，指的是文学文本中经由艺术审美形象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

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艺术载体和审美化的言说方式，总是产生于某种文化背景之中的。沃尔夫冈·伊塞尔说：“文学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的产物，它产生于一种文化背景，它的活力来自这一背景的紧张关系以及对这一背景所施加的影响。它尤其强调与决定自身环境有关的不同物，以此介入自己真正的环境并确定自己的独特性。文学以这种方式显示出自己位于业已制定的文化地图上的新区域。”<sup>①</sup>在这段话中，伊塞尔事实上指明了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表征，无疑是一个时代文化系统和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因而无可避免地会受到那个时代社会文化的多种影响，并将这种“文化影响”的痕迹历史地烙印在文学观念、主题思想、题材选择、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等诸多文学生产过程的环节之中，最终在文学文本中呈现出来，从而在客观上使文学成为特定文化的审美化产物。中国新时期文学自“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再到“新写实文学”和“个人化写作”乃至“女性主义文学”等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它们不只是建构了编年史的文学发展轨迹，它们同时也是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发生的文学现象。“寻根文学”直接导源于一场文化大讨论，不必多说；即便是纯粹以形式实验为旨归的“先锋文学”，骨子里头还是一种文化反叛精神充当着先锋文学的思想推动力，不过是拉起了现代主义的美学旗号，而那种文化叛逆精神又与当时社会的变革精神与文化思潮是一脉相系的。正如

<sup>①</sup> 沃尔夫冈·伊塞尔：《走向文学人类学》，《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98页。



理查特·霍加特所说：“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它如何拒绝或忽视其社会，但总是深深地根植于社会之中的。它有其大量的文化意义，因而并不存在‘自在的艺术作品’那样的东西。”<sup>①</sup>一些年后，爱德华·赛义德在他的《世界·文本·批评家》一书里，也同样否定了文学文本的自在性。他说：“文本和世界之间或文本和言说之间的对立是站不住的，即使文本仍被视为一种沉默的、印出来的客体，有它自己听不到的乐曲，但大量的例外，大量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和形式的环境条件仍然会影响实际的文本。文本作为一种不是无声的理想而是生产的事实，它的产生和维持依赖于多种力量的协调，而这种力量的协调甚至会消除修辞上的对立关系。”<sup>②</sup>

因此把作品还原到恰当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中去认识和比较，就便于更加准确地把握对象，其阐释的学理性及其说服力自然也就更加强些。尤其是对某些特定历史阶段（比如文化转型阶段）的文学研究，更需要把文学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提供关于文本的文化背景阐释，文学批评才可能顺势而为地深入有效地展开。例如，对“五四”时期的文学研究，就无法离开对“五四”文学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包括民主、科学、妇女和个性解放等思想文化运动以及白话文运动等多方位的文化阐释；又比如当下的“80后文学现象”，想要精确地把握和判断它所占文学市场份额 10% 以上的文学影响力，就无法绕开现时代消费主义文化、网络文化和青春亚文化构筑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转型背景，否则就很难解释这种艺术水准不过二流的类型文学，为何在青少年读者中能产生巨大的文化影响。

上述沃尔夫冈·伊塞尔的那段话还强调了文学对文化背景所施加的影响力，并指出文学的独特性正是在它对文化的影响中建构起来的。这其实也就是“文学中的文化存在”问题。“文学中的文化存在”指涉着文学对文化意义的生产与建构。文学通常以语言艺术为媒介，再现或者揭示一种文化事物

---

<sup>①</sup> 理查特·霍加特：《当代文化研究》，《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7页。

<sup>②</sup> 爱德华·赛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524页。